

冰儿 著



相亲



咖啡馆

Blind date cafe 上

全景式展现当下剩男剩女的心路历程

啼笑皆非的相亲故事，笑中带泪，又触目惊心。

写给在相亲路上辗转与彷徨的你我他……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相亲必读
修炼手册

冰儿
著

相亲



咖啡馆^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相亲咖啡馆：全2册 / 冰儿著. — 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
2016.6

ISBN 978-7-5104-5713-5

I. ①相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4996号

相亲咖啡馆

作 者：冰 儿

责任编辑：黄 倩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：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：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nwpcd@sina.com

印 刷：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：464千字 印张：26.75

版 次：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5713-5

定 价：55.00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733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第1章 恋人咖啡 ▼ 0 0 1
- 第2章 网络征婚头一桩就遇到骗子 ▼ 0 1 4
- 第3章 奇葩男：坐公交车居然逃票 ▼ 0 2 8
- 第4章 你经历太简单了，我得带你看看社会 ▼ 0 4 5
- 第5章 照片看着像书生，本人看着像黑社会 ▼ 0 6 3
- 第6章 已婚男人还上网征婚？ ▼ 0 7 7
- 第7章 谢谢你带给我这么美好的夜晚 ▼ 0 8 8
- 第8章 我们家这边结婚前都要算八字 ▼ 0 9 7
- 第9章 失踪几个月的人居然又出现了 ▼ 1 1 2
- 第10章 一个叫毛毛的人出现了 ▼ 1 2 7

第11章 看惯了丰乳肥臀，当然不能忍受飞机场 ▼ 137

第12章 乌龟还是海龟？ ▼ 151

第13章 最重要的是温柔，当然长相也很重要 ▼ 162

第14章 公司都在传你们俩谈恋爱 ▼ 175

第15章 男人的幼稚病，女人可医不好 ▼ 185

第16章 不好意思，我只想找个处女结婚 ▼ 197

第1章

恋人咖啡

覃诗雨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，相亲地点选在这里，一是离家近，二是绝对安全。

咖啡馆的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好哥们儿沈锋，只是咖啡馆的名字她总有些嫌弃，偏叫什么“恋人咖啡”。诗雨抗议过几次，沈锋也是一脸无奈，没办法，名字是老婆起的，谁还敢改？

阳光透过玻璃窗直直地折射进来，带来一室温暖。

诗雨喜欢坐最里面的那个位置，没人打扰，安静又隐秘。

对面的男人说话一口北京腔，板寸，说话尽量小口型，时不时用双手半挡住嘴。覃诗雨坐对面离他半米远，但还是不经意地看到了他门牙中间的那条缝隙。笑的时候，他干脆握拳将嘴捂住。听介绍人说，他四十岁，香港上的大学。覃诗雨愣是没看出来，怎么看他都是一北京老爷们儿，略带大肚子的那种。

介绍人绝对不靠谱。

“你是做哪行的？”覃诗雨本想问他关于香港的话题，看他外表与香港太不沾边，便改成这一句。

“我是做销售的。”

“是硬件还是软件？”

男人一乐：“我是做报纸销售，卖报纸。”

啊？覃诗雨在心里大大叹了口气。

“你要想订报纸可以找我。你叫覃诗雨，对吧？”看得出男人也在努力找话题，“对了，你是做哪行的？”

“我在一家公关公司，做文案策划。”覃诗雨表情紧绷。

“那你文笔一定很好吧。”男人一笑，双手又旋即挡住嘴。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苍蝇，一直叮他的脑门，男人不断用手赶它，苍蝇就是不走。

覃诗雨见状有点想笑，可又觉得不礼貌，强忍着说：“一般吧，我就是学中文的。”

“那了不起，肯定比我强，我就属于那种学习差的。”男人一边赶苍蝇，一边尴尬地挠挠头，接着转了话题，“那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？”

“唱歌，看演唱会。”覃诗雨随便提了一句。

“演唱会？”男人又挠头，“就是一歌星站在舞台上唱，现在流行这个？”那只苍蝇也怪，只叮他的脑门。

覃诗雨诧异地点点头，这个男人应该不止四十岁。

“有意思吗？我觉得还不如看春节联欢晚会，光唱歌有点单调，不如加点相声、小品什么的，热闹。”说完男人受不了了，冲服务员说，“你们这儿怎么有只苍蝇啊，麻烦您把它打死吧。”

服务员赶紧找来苍蝇拍，乱打一通，终于灭蝇成功，连连说不好意思。

覃诗雨一脸苦笑，接不上话。

见诗雨没接话，男人又补了一句：“看你条件挺好的呀，你怎么也拖到这会儿？要求高吧？”说完笑了一下，差点忘记捂嘴。

“缘分没到吧，你不也没找到吗？”覃诗雨笑。

“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我听听你的条件。”男人圆脸上挤出酒窝。

“这个……”诗雨表情僵硬，“这个一句两句说不清，看感觉吧。”

“看感觉就完了，您看咱们都这岁数了，不能看感觉了，觉得差不多的就结婚吧，再拖下去，你父母不急啊！”

男人说得越认真，覃诗雨越有点不自在。怎么就咱们这岁数了？！

她有点生硬地站起来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一下卫生间。”

“去吧，去吧，就在那边，走到头就是。”男人终于把手从嘴边移开，指向一边。

进了卫生间，诗雨拨通了李思敏的电话，小声说：“哎，你五分钟后马上打过来。”
今天沈锋恰好不在，只好找思敏求救了。

再回到座位上，男人主动问：“您这杯咖啡都没怎么喝啊？”

“不想喝了，我怕喝多了睡不着觉。”

“那不是挺浪费的，我特爱喝咖啡，每天不整几杯倒睡不着了。这杯您要是不喝，干脆我喝了吧，咱别浪费，现在物价多高啊。”

这话把覃诗雨雷得外焦里嫩的，她一脸尴尬地说：“这杯我都喝过了。”

“没事，我不介意。”男人拿起杯子就喝起来。

我的妈呀！覃诗雨心里大喊了一声。刚好这时思敏的电话打过来，她马上接起：“……啊，你已经到了？行，那你稍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”

男人识趣，马上问：“你还有事？”

“是啊，有一同学从外地来了。”覃诗雨略显不自然。

“那我们就先到这儿？下次再聊？你要是不爱喝咖啡，下次我给你整个饭局。”

“不好意思啊，那我……先走了。”覃诗雨匆匆迈出了咖啡馆的门，呼出一口气。

手机音乐响起来，覃诗雨一哆嗦，一看幸好是思敏。

“逃离现场了吧？你怎么谢我！不会又是个不靠谱的吧？”

诗雨边走边说：“唉，别提了，我这一下午可别扭死了，我妈净瞎介绍，说什么香港人，我看着就是一胡同串子，一下午用手挡着他的牙，看着我都替他累。”

“你妈介绍的你就别去见了，我看一个都不靠谱。”思敏劝道。

“不去见，她要了我的命，说今年再嫁不出去，要赶我出门。”覃诗雨抱怨。

“你又不是没房子，干脆别出租了，你自己住多好。”

“那哪行，我还指着能赚点房租呢。”

“你是自作孽活受罪。”思敏语调一转，“对了，夏婉通知你了没有，周末参加她的婚礼！”

“啊，夏婉结婚了？！她怎么那么快啊，咱们上次见面她不是还没有嘛。”诗雨错愕。

“人家是闪婚，说是网上找的，一见钟情，我昨天碰见她了，正忙着采购呢。估计这

两天她肯定会通知你的，到时咱们一起去吧。你好好跟她聊聊，看人家是怎么找的。”

“这人肯定有钱，你忘了原来你还给她介绍过，她嫌那人穷。”覃诗雨想起这事。在她心目中，夏婉外形性感，也擅长打扮，对男人的挑剔程度自然比她还高。

“是啊，那次我可现眼了，她连人家正眼都没瞧一眼，弄得我和我老公特尴尬。我老公跟那人是同事，之后好一段，那人都和我老公不说话。”

“夏婉你还不知道，个性特强，她要看不上的人，一点儿台阶也不给人下。”

“是啊，你想，她这样的都找到了，你怎么办？”思敏故意打趣说。其实她心里也明白夏婉挑物质，覃诗雨挑精神，相对而言，挑精神的要比挑物质的还困难。

“哎，你别刺激我了，我都要绝望死了……”

思敏是覃诗雨最好的闺蜜，两人大学一宿舍，无话不谈。用覃诗雨妈的话说：“人家思敏有心眼，大学就找一个，毕业就结婚，什么都没耽误。”接下来那句一定是，“你看看你，自以为比思敏长得好看，还左挑右挑，你以为北京女孩儿就有优势什么的？人家思敏外地的，什么都比你跑在前面，你还皇帝女儿不愁嫁呢……”

唉，人家独生女在家是个宝，自己嫁不出去就成千古罪人，在这个家还有什么地位可言。覃诗雨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那个堵。如今宿舍里最挑剔的夏婉都要结婚了，这要让老妈严静仪知道了，还不得把她数落死。

她一路发誓：我要是当了妈，绝不作严静仪这样的虎妈，我的孩子要是找不着，绝不给她一点儿压力！

进了家门，严静仪一脸严肃地看着覃诗雨：“怎么样，今天见的？”

“一般吧。”诗雨快速走进房间，像耗子躲猫。

“怎么又一般？！每次见一个你就说一般，你到底想不想找？！你都三十二了，马上就三十三了，你可怎么办啊！你自己一点儿都不急吗？光我们父母替你急有什么用啊？！”战争马上要开始。

“妈！你别说了，每次就这几句。我能不能不急？急有什么用啊，不合适就是不合适！”

“哪儿不合适？你说你见这么多，有哪个合适了？陈伟合适吧，跟人家谈了一年，就说人家花，非要分手，你都三十多了还跟人家分手，分了怎么样，你以为好找啊！上了

三十你还有什么优势？你别以为自己现在有车有房了就是条件好，男人找的是年龄！”

“妈，我求你能不能别说了！”

“告诉你，今年再找不到给我滚出去，别在这家待着！”严静仪说了狠话。

“你为什么用‘滚’字，我不是你亲生的？！”覃诗雨说着眼泪已绷不住地掉下来。

父亲覃同适时走过来：“行了，你们俩都少说一句，天天这么吵，邻居听到了像什么话，都别说了，准备吃饭吧。”

诗雨把房门一关，大声说：“我吃过了！”

两位老人坐到餐桌旁闷闷不语，严静仪气得胸口疼。覃同劝道：“静仪，算了，你强迫她也没用。她心气高，想找个条件好的，就是不肯接受现实。这事得慢慢来，你越急，她越急，吵来吵去只会伤感情。”

“你就会护着她，就是被你惯坏了，这么大了还赖在家里，跟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，人家对门的女儿跟她一样大，孩子都两岁了！”

对话断断续续地传到覃诗雨耳朵里，她已发誓不再为这事掉眼泪，可刺耳的话还是戳痛了她。

严静仪性子急，当领导当惯了，对女儿要求自然高。院里相熟的几个大姐，孩子陆续都结婚了，只有自己这女儿，屡战屡败，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更别说结婚了。一提起这事，她连头都快抬不起来了。

覃同在一家国家机关当副总，待遇优厚，声望高，在单位基本上是说一不二，但在家里当然还得让着严静仪三分。十年前覃诗雨二十二岁时，覃同是逢人便夸自己的女儿，以女儿为荣，以女儿为傲。对女儿的婚姻问题，覃同的要求恐怕比覃诗雨还高。十年后情况一落千丈，以女儿为荣、以女儿为傲的自豪感早已荡然无存。对覃诗雨的婚姻问题，他虽不像严静仪那样追着屁股紧催慢赶，但也常常在背地里喊头疼。现在他找女婿的期望值降了又降，要求甚至比覃诗雨还低。严静仪更不必说，恨不得只要有人愿意娶覃诗雨，其他条件都不计较了。

诗雨对父母的这个转变百思不得其解，自己除了年纪大了这一点劣势外，其他方面都不输于别人，何必说得一无是处呢？自从与陈伟分手后，倒不是失恋带来泪水，反而是家里无休无止的争吵让她常常以泪洗面。为何父母就不能放孩子一马，非要弄得仿若互相

残杀？

第二天上班，诗雨的眼睛肿得像桃核。老板罗士钧一见便问：“怎么了覃诗雨，眼睛肿成这样？”

“噢，罗总，我昨晚水喝多了，没睡好。”覃诗雨应付一下。

“可要注意休息。”

回到座位上，拿出小镜子一照，她也吓了一跳，真是比鬼还难看。本来双眼皮就不明显，再一肿，简直成单眼皮了！

打开电脑，沈锋在QQ上冲她打招呼，约她晚上吃饭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下午晚点再定，现在还定不下来。”她是担心到下午眼肿还消不下去，这鬼样子还见什么人啊。虽说她一直把沈锋当哥哥看，但就是在亲哥面前也不能没了形象啊。她还指着沈锋再给她介绍呢。

说起来，陈伟还算是沈锋引荐的。跟着沈锋打过几次羽毛球，第二次他叫上了他的哥们儿陈伟。之后，在旁人一通撮合下，她跟陈伟便成了一对。后来沈锋才说，这是他老婆贾芳芳的主意。女人对介绍对象这事永远乐此不疲。

沈锋结婚早，虽与陈伟同为三十五岁，却成熟稳健。陈伟像个大男孩，永远长不大的样子。就在陈伟出国前，他们俩正式谈了分手，她以为陈伟会认错挽留，没想到，他比她还痛快。

下午眼睛果然消肿了，覃诗雨马上跟沈锋通了话，定在老地方吃饭。他们俩的公司只隔着一站地，两人总在那家私家小厨碰面。电话刚放下，老板罗士钧将她叫进了办公室。

“罗总，有事？”覃诗雨坐到对面沙发椅上。

“有个新项目，我想把它交给你做。”罗总把材料递给她，“这家楼盘你看看资料，他们想找一家公关公司做推广。这个楼盘我觉得不错，你做个策划案。晚上你跟我一起去和他们老总见个面，好好沟通一下。”

“晚上？”诗雨心里嘀咕，跟沈锋的饭局又要告吹。

只好和沈锋再约了，最近他们俩总是碰不上，不是他忙，就是她临时又有事。托他介绍的事还没机会开口。这种事还就得当面说，显得郑重。尤其是最近严静仪逼得紧，再不找个男人给她见见，她一定先疯了。

晚上的饭局自然无趣，幸好有罗士钧在，任何尴尬的场面他都能化解。记得大学毕业那年，罗士钧公司去人大招聘，他一眼看中覃诗雨，这个伶俐又有点愣的北京丫头，让他印象深刻。只是那时覃诗雨心高气傲，看不上私企，一心想往外企奔。在外企混得满脸菜色后，又被罗总招至麾下。虽然工资比外企低，但总算不用受气了。用思敏的话说，像她这种不肯低头拍马的北京姑娘，还得跟一个她佩服又满身正气的老板才行，不然肯定死得很惨。

九点钟，罗士钧开车把诗雨送回家，幸好有他，不然她肯定推不掉后半场的活动。从大学毕业到现在，罗士钧一路看着覃诗雨成长，这个四十五岁的男人更像一个兄长。一晃在这家公司已做了四年，比她任何一段恋爱都长。

“晚上早点睡，别再肿着眼睛上班，你看今晚赵总都没正眼瞧你一下。”下车时罗士钧说。

“那才好呢，省得让别人起色心。”诗雨打趣道。

“还起色心？你都剩女了还怕人起色心。”

覃诗雨瞪了罗总一眼，只有私下她才敢有这表情，要是在公司，她要倍加小心。公司六十多个人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就这样谨小慎微，还有人说他们俩的闲话呢。

一进家门，严静仪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从那天相亲回来，二人冷战至今。

“刚才是罗总送你回来的？”严静仪已在窗口看到这一幕。

“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？”诗雨换鞋。

“他怎么老送你回家，对你有意思？”

“你想哪儿去了？人家孩子都快上高中了！”诗雨好气又好笑。

“你要是真觉得好，就不能抢过来？你看人家楼下小李，就是找了个大老板，人家为她离了婚，俩人不也过得挺好？你就没这本事？”

“我哪儿有这本事？有这本事还是你女儿吗？”诗雨不嘴软。

“你这孩子怎么说话？又犯混？”严静仪声音渐高。

“谁又犯混，你能不能不用这种字眼跟你女儿说话，叫别人听了像什么？”

“家里哪有别人？跟你说话你就呛呛，你这脾气不改，一辈子找不到！”

“我一辈子找不到你开心了？你何必这么咒我！”

话在气头上，覃诗雨索性又把鞋穿起来摔门而去。

覃同从房里走出来，叹气道：“哎，看你们母女俩，一见面就要吵个天翻地覆，静仪，你也收一收，别人听你们俩说话还以为不是亲生的呢。”

“我不对她厉害行吗？！她就是太没压力了才自我感觉良好，我就得多打击打击她！”

“你这方法肯定不行，这孩子拧，适得其反。”

自从与陈伟分手后，家里的话题便只有这一个了，两位老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生怕自己的女儿嫁不出去。尤其是严静仪，在单位大小是个主任，逢人问起女儿的事，她就一脑门子官司。孩子嫁不出去，似乎成了一件丢人现眼的事，她总是尴尬地说：“快帮着给介绍介绍啊。”有些拍马屁的便把阿猫阿狗的人选都招来了，统统被覃诗雨见一面就PASS掉，弄得严静仪见着介绍人脸都火辣辣的。这种心情能好受吗？再加上更年期，没事火就往上蹿，一天不跟覃诗雨吵一回，火都发不出去。有时，她也不想吵，可想克制的时候，话都出去了，收都收不住。眼看战火不断升级，她就是控制不了局面。

从家里跑出来，覃诗雨想都没想就给沈锋拨了电话，这一刻，她太需要有人倾诉了。覃诗雨属于直肠子，受了委屈不说出来，会憋死。

电话那头的沈锋，浓眉一蹙，他走到卫生间，敲了敲门说：“芳芳，公司临时有点事，我出去一趟。”

正在洗澡的贾芳芳关了水龙头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沈锋重复喊了一句出去了。

贾芳芳满脸不悦。什么公司加班，说不定又跟那个覃诗雨见面去了。

自打第一次见覃诗雨，贾芳芳心里就不舒服。女人的直觉告诉她，这个女人对她太有威胁了。虽说沈锋认识覃诗雨比她还早，还口口声声说只是哥们儿，男女之间就那么点事，哪儿有什么友谊可言，打着哥们儿的幌子谈情说爱的，有的是！本以为把陈伟介绍给她就安全了，没想到她心里还惦记着沈锋，要不是那次在饭馆看到他们在一起吃饭，她还真不敢相信。那眼神，傻子都看得出来。表面还挺传统淑女，私下就会抢别人的老公，这种女人她最恨。为这事她和沈锋吵过一次，但沈锋总是几句话带过，说她无理取闹，那样

子还真挺无辜的。看来没点真凭实据就是无理取闹。从此她再不提这事，也再不问，那样只会让老公对自己反感。可心里是委屈的，越想越运上气了，贾芳芳将水龙头一关，索性也不洗了，匆匆穿上衣服就出门了。

一见到沈锋，覃诗雨就大倒苦水，把家里的战争倾诉一遍，心里一时痛快多了。

安慰了一番，沈锋提到了陈伟：“今天我跟陈伟联系了，听他说还有半年就回国了，你别急，等他回来就好了。”

覃诗雨不禁一愣：“他没跟你说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沈锋也愣住。

“他出国前我们俩就分手了，他没跟你说吗？我以为你早知道了。”诗雨淡淡地说。

“分手了？他一句也没提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”沈锋一头雾水。

“我原来就跟你说过他花。”

“他你还不知道，他就是嘴上花，有贼心没贼胆。”

“你可错了，他是有贼心也有贼胆。”诗雨一副决绝的样子。

“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跟陈伟认识这么多年，他绝不是那种人。”

“他找妓女会跟你说吗？”

“诗雨，你说哪儿去了，他怎么可能干那种事。”

“他是没找妓女，他找了别的女人，有差别吗？”

“这里边肯定有误会，有你在身边，他还动这心思？你也知道他应酬多。”

诗雨眉毛一挑：“他应酬多？他还嫌我应酬多呢。”沉吟一下，“其实我们俩也真的不合适，他这人看着挺大方，其实心眼特小，每次我跟我们老板吃饭，他就说我们老板不正经，成天疑神疑鬼。”

“这说明他在乎你啊。”

“在乎？在乎他能跟别的女人上床？”

“你怎么一口咬定，你亲眼所见？”沈锋不置信。

“算了，我实在懒得再说这些事了，反正事情也过去了，我都快忘了……”诗雨嘴上轻描淡写，脸上却愁云惨淡。

“诗雨，我是觉得你们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等他明年回国，你们俩好好谈谈，没有谈不开的事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诗雨刚要开口，手机铃声刺耳地响起来。沈锋眉头一皱，接起电话：“正谈事呢，快完了。”

见沈锋快速挂了电话，她小心地问：“是芳芳？她催你回去了吧？”

“她就是急脾气。”

“那咱们走吧。”诗雨主动要买单。

沈锋一把按住她：“快拿回去，你还跟我抢。”

“我老蹭吃蹭喝的。”诗雨不好意思道。

“咱们可比你和陈伟认识时间长，你还跟我客气？”

诗雨一笑，沈锋接过这笑，心里一暖。

沈锋回到家，果然贾芳芳一通数落，嫌他白天忙，晚上也没工夫陪她。沈锋没好气地回了她两句。

原来贾芳芳头发没干就出门，开车追了一路也不见沈锋的影子，回来果然喷嚏不断。见她那样子，沈锋心一软，忙又给她倒水拿药。

芳芳最知道老公的软肋，只要她不舒服，他总会放下身段迁就她。旋即又勾住他的脖子撒起娇来，她吻他的脸颊和耳朵。她知道只要她一撒娇，沈锋就没脾气……

周末，夏婉的婚礼在王府饭店举行，气派奢华，令覃诗雨与李思敏大吃一惊。

“看来她找这老公真有钱，居然还是网上找的。诗雨，你要不也走网络这条路吧，光靠人介绍有几个你看得上的。网上至少你可以挑优秀的啊。我就是结婚太早，没好好挑，我们家老公太穷了，要是放现在我肯定不选他。”李思敏在覃诗雨耳边嘀咕，眼睛盯着穿婚纱的夏婉，一脸羡慕的表情。

“网上靠谱吗？我可不信什么网上征婚。”覃诗雨耳语。

“你呀，就是太传统保守，现在谁不在网上找啊，一会儿你好好问问夏婉，让她给你洗洗脑。”

诗雨的眼睛只顾盯着夏婉，这时她才看清挽着夏婉的那个男人——头发已略白，但精

明强悍，个头不高，像是南方人，肚子已略大，但盖在西装里还好。皮肤黝黑，手上的金表晃人眼球。覃诗雨眉毛一皱：“那男人像个暴发户，没点儿文化气息，我就不喜欢这类的。”

“嘘，你小声点儿。”思敏点她，“你呀就是太挑，所以你剩下了，像我老公这样的，你更看不上了。”

“你老公善良啊，太有钱也不行，太有钱招女人，哪有安全感。”

“你也别一棒子打死，陈伟花不代表所有男人都花啊。”思敏反驳她。

“反正夏婉这老公我觉得也花。”

“你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我可知你为什么见一个PASS掉一个，我看你是对男人有偏见吧。”

覃诗雨盯着夏婉的老公仔细看：“反正我觉得这个男人有点不可靠……”

思敏拍了她一下，道：“一会儿别乱说话。”

转眼开席，一对新人挨桌敬酒。

覃诗雨一点头：“当然，这个分寸我还没有？”

夏婉挽着老公兴奋地一一敬酒，语气娇嗔，完全与平时判若两人。那男人很会说话，一看就是生意场上的人。夏婉特别介绍了大学同学李思敏与覃诗雨，这是她最要好的朋友。男人一饮而尽，对别人都只是饮半杯。

宴席快散时，思敏把夏婉拉到旁边，与诗雨三人窃窃私语起来。

“快跟诗雨说说，你怎么网上找的，你快给她支点招儿。”

“诗雨，你快网上找吧，虽说我也找了快一年，但一碰到他我就知道他就是我要找的人。我们一见钟情，网上能一见钟情的几率确实太小了。你赶紧网上注册一下，就是‘征婚网’，别的网不行，会员少，这家会员多，选择余地也多。”夏婉侃侃而谈。

“那还得放照片，万一被同事看到了怎么办？”诗雨担心道。

“那怕什么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网上征婚又不丢脸，找到你自己的幸福才是最实惠的，你还管别人的看法。诗雨，你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，时机都错过了。”

“是啊，夏婉说得对，你这老思想得好好改改了。”思敏插话。

“我得再想想。”诗雨沉吟。

“你还想什么，今晚你去我那儿住，我老公出差了，帮你好好合计合计。”思敏说。

“是啊，你好好听思敏的，她结婚早，这方面可比我有经验。诗雨，我们都三十二了，时间不等人啊！你还想不想生孩子，高龄产妇很危险的。”夏婉瞪大眼睛。

“我就是想要孩子，不然不结婚也可以，一人生活不也挺好的。”诗雨嘴硬。

“好什么好？性生活都没有，女人是靠男人滋养的，你真是个笨女人。”夏婉道。

一通说教后，诗雨跟着李思敏回了家。思敏胆小，老公一出差总想着把覃诗雨招来。诗雨倒也乐意，在家也是挨老妈数落。

一进房间，思敏就打开电脑，搜索婚恋网站。

“你真是快比我妈还急了。”覃诗雨逗她。

“我这是解救你。再嫁不出去，我都快疯了。早知你这样，当初还不如不跟陈伟分手，哪个男人不花，忍一忍也就过了，等他到了六十还花？”

“你叫我等到六十？我忍得了吗？罗浩就不花，我就找他那样的。”诗雨坐到思敏旁边，二人对着电脑。

“得了，我老公那样的穷鬼，你能看上眼才怪，我都快看不上他了。”

“你也别老说他穷，他听了会不高兴，男人要面子的。”

“这你又懂了？”思敏白了她一眼，“哇，有几十万会员，这还挑不出一个，快看看。”俩人浏览起来，寻宝一样的眼神。

“赶紧注册，这个你自己操作吧，别让我操心了。”思敏站起来。

诗雨做了个鬼脸：“你要是男的多好，我也省得找了。”

“我要是男的，绝不找你，瘦不拉几，抱起来都没肉。用我老公的话说，硌得慌。”

“你老公敢这么说我？！”诗雨一瞪眼。

“逗你的，我老公这么老实才说不出这话，陈伟说的。”

“什么？真是他说的？”覃诗雨霍地站起来。

“咳，我胡说的，我跟陈伟没交情。我是说你得增点肥，男人上了三十岁就看身材了。你别看我胖，我老公还就喜欢我这身材。”

“我就非要找一个喜欢我这样身材的，我就不信了！”

诗雨注册完毕。